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金鍾傳 第二十一回 兄為弟竭力求方 母因子苦思成疾

話說黃誠齋誤服毒藥，生死不定。黃心齋在觀音堂內，磕了一頓頭，又想起求方。遂慌忙跑出，不料跑至廟之耳門，可通好消息。竟被外人一人碰倒。極寫其邊邊懇切狀。那人將他扶起，問道：「者一少兄，是為甚麼，者樣慌促？」黃心齋道：「我二弟弟，此時死活不定，所以慌促。」那人道：「有何病症？如此之急？」黃心齋遂將中毒一事，略略說了一遍。那人道：「可惜吾不解醫，你同吾來到東禪堂，看看吾那朋友，有方沒有。」說罷遂手拉黃心齋進了禪堂道：「李兄台你有解毒方沒有？」李金華道：「申大哥你者話不是者樣說法，那毒有多少樣子？若是外毒，或可解釋。倘心中有毒，可就不好治了。」以心治心，其毒自解。黃心齋道：「者位李先生，若有方子，速速說明，我二弟弟是服了紅藥。常言說的好：『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屠。』」說罷便與李金華叩了一頓頭，李金華道：「者毒分個輕重，必須察其輕重，然後可以施方。不若我隨你走上一趟。」救人之危，不辭其勞。黃心齋聞此連連稱謝，遂引之於前，李金華隨後，不多一時，來到黃家門首。黃心齋將金華讓至內院，告於其母陶氏，方讓到屋中。只見黃誠齋在炕上打滾，口已不能言，面已改色。李金華道：「者毒似難醫治，一怕。若是早點還可以救。」陶氏聞言，兩淚雙流。黃心齋跪於李金華面前道：「李先生總是賜一方子，倘能死裡得生，也是有的。」說著總是不起。李金華道：「你且起來。」黃心齋道：「只要先生賜方，跪破腿也是應該。」極寫其救弟懇切處。李金華無奈，用手拉起道：「你二弟弟不甚好治，凡一切解毒方子，者時再用，全都晚了。只有一方，不過捨死望生。若是服了此方，依然死了，可莫埋怨我。」陶氏道：「先生寬心，只要賜方，他的生死也是命定。」也知不由人算麼。李金華道：「雖是命定，也不可泥於一說。或本人有過，或父母有過，業累深重，罪不可贖，刺他心腹之藥言。也是有的。閒語等等再說，先到藥鋪買巴豆十六粒，搗碎了，煎為濃汁連渣帶水一齊灌下。倘能將毒推下，也未可知，總是難哪。」又一怕。

黃心齋跑到藥鋪，去買巴豆，藥鋪又不賣。誤毒人命，罪份不淺，凡在藥市，悉要細心。黃心齋哭訴原由，方買了十六粒，掌櫃的也跟了他來，看其真假。及至到了黃家，果然不錯，方才回去。李金華道：「先熬綠豆湯小米飯伺候著。」陶氏做飯，黃心齋煎藥，將藥煎好，灌了黃誠齋。不多一時，黃誠齋肚中作響，轉眼大瀉，其糞皆黑，瀉的滿炕，漸省人事。李金華道：「拿綠豆汁來，速速灌下。」及灌了綠豆汁，等了片時，黃誠齋道：「可疼死我了，咳我的親娘嘍，又從反面形容。你老人家，以後可要仔細著哇。」仔細不仔細，其母心自明。李金華道：「快拿米湯來，叫他喝點。」及至喝了米湯，李金華見他不至於死，方將心放下。其效如神，庸醫當驚。黃心齋速速謝過，李金華道：「須小心保養，他若是元氣不復，依然難治。」更一怕。陶氏道：「還有個保養藥方沒有？」李金華道：「不必服藥。只要積德，便無妨礙。無庸怕矣。似者宗禍事，業所招者特多，他個孩子家，還能有甚過失，總是他的父母，有些不是處。黃太太你可莫怪者話，若是作事對的鬼神萬無不好之理。」見諸言行而無虧。質諸鬼神而無愧。誠齋之感神護庇者在此一誠。修身立命者，亦在此一誠。陶氏道：「李先生說的不錯，總要記下者話。」黃心齋道：「你老人家，還有甚麼錯處。小的無錯處那知老的有大錯處。總是為兒的有些不好，或者也是二弟弟前世業累大。」李金華道：「不必說者個，以後合家人等，謹慎小心，也就是了。常言說的好。『離地三尺有神明。』小有不是早已查清，豈不知善惡有報麼？」申明果報，陶氏驚否？陶氏道：「誠然不錯。」也算個明白家子。李金華也就告辭而去。

那黃誠齋雖然解了毒，卻是病不能起。陶氏終日憂愁，竟是成疾，子雖代之，你也得嚐嚐。日甚一日。母子二人在一個炕上，臥了一兩個月。者日黃誠齋道：「我的親娘嘍，你老人家，須要保重。倘若拋下我們，如何是好，不用掛著我的病，你老人家就好了。毒根斷了，不治也好。若是不好，為兒的死也是死，不死也是死。」說著便哭，陶氏道：「你說者話，吾不懂的。」莫非老湖塗了麼。黃誠齋道：「不是別的，你老人家，是我的親娘。我若沒了親娘，誰還疼我？不死往那裡跑？」合盤托出，婉言可聽。陶氏明知其意，不覺淚下。那黃心齋自從陶氏病後，衣不解帶，睡不安眠，一兩個月如同一日。繼母之疾如此之久，心齋事之始終如一，真難得也。那陶氏雖有所感，仍不免有些餘毒。其毒不去，其病癒加。且說黃興向山東販買涼帽，也不回來。將一個黃心齋鬧的面目焦黃，亦將與病為鄰。者日請了先生，與其母調治。那先生竟不開方，叫預備其母后事。黃心齋苦苦哀告，方草草留了一方，慌忙而去。黃心齋取了藥來，不知如何？下回分解。

注解：

作事無一不可對人言，即無一不可對鬼神言。有合子公託者，方無愧於天地，乃可無愧為聖賢。蓋人之富貴貧賤，及少年之夭亡殘廢，皆前生之所造。惟疾病災厄，及老年之殘廢則不在前生，而在今生。然有己身所召者，有父母業累深重所召者。己身所召即如其業累之輕重以罰之，業累滿則疾病始愈。父母所召，罪累係生，一所以警教其父母，亦所以磨礪其賢孝子，磨之愈堅，持則賢孝成而罪累除。警之少愧悔，則並其罪累親生者，皆為造就親生之具矣，人之為聖為賢者在此。人之所以超拔父母者亦在此。此理自在兩間，又何必李金華論及始知哉。亦何能不賴李金華之論及而後始知哉？

理注：

話說黃誠齋，誤服紅藥，生死不定，心齋觀音堂內禱祝。又想起求方，向外跑，正遇申孝思引進，見李金華，是水火既濟。陶氏欲害是膽氣入心，反害其誠。申、李二人與黃心齋相見，是心息相依，略少有定，故此有救。所以李金華，又到是真精入黃庭。買巴豆一十六粒，以毒治毒，推下黑糞，方能助誠。綠豆小米湯，是溫養之義，又囑托陶氏多積陰德，是平肝火，誠齋自無損矣。

偈雲：

修心煉性要知機，機動還須用寂寂。